

新古文辭類纂稿本

十五

新古文辭類纂卷三十四 傳狀類九

諸暨蔣瑞藻纂集

易實父曹野人先生傳

曹野人先生名宗先字述之野人其號也。遠祖官益陽占籍焉。曾祖某遷龍陽之鹿溪遂為龍陽人。五世祖某嘗為明憲宦多藏書先生誦其清芬記睹淹博性敏慧下筆成文。蔡忠烈公為長沙推官見其制藝以為古岸奇特入益陽縣學。甫冠即食廩餼。席先業資甚豐。一日嘆曰士君子立身何等乃馳逐于富貴之場而已乎。遂棄家資薄舉子業。辟地讀書殫心濂洛作樂飢之文以自勉。樂飢者非以飢為樂也。樂其所樂。雖飢而樂自在也。其文云。大抵皆言刻苦自修。淡名利。寡嗜欲。以靳及于樂。天知命者之所為。又好讀仙佛家書。久之自謂有得。見于

行事多意料所不及。鄉里目為異人。狀志在用世。言事潞中時。樊上邑令張際熙書數千言。窮治亂之源。具忠愛之志。蔡忠烈尤重之。謂其理臻至是。欲為下拜。蓋生平知己忠烈一人而已。事親孝。以天下大亂。患无以全其母。每囊沙于足而行。人或以為狂。崇禎癸未。流賊張獻忠至。負母急走二百里外。得免。色穀督終。后自髡其頂。初。先生美風度。無須。過髯道人。脫其須。贈之。遂美髯焉。順治甲申中春。平山東人許尚忠者。好術。與友隱居魯山之丹霞洞。以是年遇髯僧。奇其語。師事之。僧溪穆寡言。問姓氏。里居。不荅。居三年始去。以所說經為一書授尚忠。曰。通源集。復留一偈。署楚益陽曹氏行尸。康熙甲辰。尚忠官常德。以丈量役至鹿溪。宿曹氏。初不知即先生家。見案頭有稿本。署曹宗先。楚人著。與通源集無異也。大驚。訊之。始知所師事者即先

生化身矣。

易順鼎曰。先生書未顯于世。亦莫知先生。順鼎嘗取其書而讀之。所推究性命之原。万物之理。精微奧衍。非深造自得。不能言也。舊志載先生事。自崇禎癸未。負母辟流賊。后家无可攷。但云晚年髡其頂而已。余攷許敘而知先生卒于甲申。明亡之年。又考沈敘而知先生之母。亦必沒于癸未甲申之間。先生之卒。即在母沒之后。迺嘆先生之髡也。其忠也。死也。其孝也。死而不死也。其仙也。蓋記載不詳。其奇跡章而庸行反隱矣。嗟夫。古无神仙而不忠臣孝子者。而忠臣孝子。又何必不神僊乎。忠孝者大節。儒墨者假名。但論忠孝。何分儒墨。舊志与其家乘。迺斥焉。以其奇跡為諱。而又不深求其庸行大節之所存。抑何左哉。易竇父蔣超傳。

蔣超字虎臣。金壇人也。工詩文。行楷書。年二十四。以順治四年。呂宮榜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。授修撰。主淞江鄉試。提督順天學政。上疏請復古。李禁有司刑責諸生。每州疏先焚香。籲天。以格上。旺所陳皆報可。秩滿。謝病游嵩。雒。過夏峯。與孫奇遇。誦學數日。遂徧歷五嶽。及黃山。九萼。天台。武當。不復過里門。見妻子。扁舟艸屨。自楚之蜀。躋匡廬。探鹿門。居峨眉。伏虎寺中。卒年四十有九。士大夫聞者。或為流涕。超性。和易。无瞋怒。與人甚厚。人告之急。若負重創。不念舊惡。恒報怨以惠。持身。獨自刻苦。居親喪。炙艾燔體。呂志哀痛。施閨章謂其行誼近曾閨之徒。生時其祖母夢為峨眉老僧。故自幼即斷葷血。嘗語閨章曰。僕有不可解者三。略貴顯而礼宴賤。畏館閣而癖山水。薄妻子而竺比丘是也。右有人見超于山中。入寺知超已卒。乃大驚。又二十

五年尚書王士禎奉使入蜀宿劍門夢超來相迎執手散笑无
一語。

易順鼎曰余讀施閏章所作蔣超墓誌銘而悲之又見王士禎
筆記自說夢見超遂竝采其文作蔣超傳光緒乙酉余游峨嵋
入伏虎寺是日大雨行數十里不見人跡寺有僧數十人亦不
聞人語視寺門榜即超所書徘徊久之其竟淒窅幽寥迴絕人
世至今追憶猷旁皇動心安知彼時不与超交臂相失哉嘗觀
古畸士捨榮利割情慾絕人遺物類皆迫于家國身世不得已
之故有託而逃焉耳超獨不然殆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
邪超所得于是為不薄矣。

易實父哭尸傳

哭尸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家世姓名人：知之故不述哭尸幼

奇惠五歲陷賊中。賊自陝蜀趨鄭襄。以黃衣繡褕縛之馬背。馳數千里。遇蒙古藩王大軍。為騎將所獲。獻俘于王。哭尸操南音。王不能辨。乃自以右手第二指濡口沫書王掌。王大喜曰。奇兒也。抱之坐膝上。趣召某縣令使送歸。十五歲為諸生。有名。十七歲舉于鄉。所為詩歌文詞。天下見之。僂曰。才子已而治經。為訓詁攷據家言。治史為文獻掌故家言。窮而思反于身心。又為理學語彙家言。狀性好啼色。不得所欲。則移其好于山水。方外所治皆不能竟其業。年未三十而仕官不卑。不二年棄去。築室萬山中居之。又弃去。綜其生平二十餘年內。初為神童。為才子。繼為酒人。為游俠。少年為名士。為經生。為季人。為貴官。為隱士。忽東忽西。忽出忽處。其師與友謔之。僂為神龍。其操行亡定。若儒若墨。若夷若惠。莫能以一節僂之。為文章亦狀或古或

今或朴或等。莫能以一詣繩之。要其輕天下。齊万物。非堯舜薄湯武之心。則未嘗一日易也。哭庵平時謂天下无不可哭。朕未嘗哭。雖其妻与子死。不哭。及母沒。而父在。不得渠殉。則以為天下皆无可哭。而獨不見其母可哭。于是无一日不哭。誓以哭終其身。死而后已。自號曰哭庵。

唐蔚芝汪穰卿先生傳

嗚呼。士君子丁末造。不能展其經綸。以大用于世。徒抱磊落之才。坎坷以終。豈不悲哉。然而命隨改玉。目不見攘攘之禍。又豈不幸哉。余傳同年汪穰卿先生。感懷彌至焉。先生諱康年。穰卿其字。晚年別號恢伯。浙江象唐人。生而岐嶷。敏學不厭。父養雲公。需次粵省。囊橐蕭然。先生事父孝。待弟友。處天倫之際。人無閒言。歲戊寅。補博士弟子員。戊子。攷取優行貢生。己丑。登賢書。

順德李公文田本拔置第一。以孟執用離騷體抑第六。壬辰捷
南宮甲辰補應朝考。授內閣中書。當甲午之后。士大夫爭談時
務。凡決唱聲。先生以為民氣之鬱久矣。宜重民權。淪民知用。以
明目而達聰。歲丙申。設時務報于上海。戊戌復設時務日報。旋
易名中外日報。丁未設京報于京師。庚戌復設芻言報。常欲以
言論機關大聲疾呼。發聾振聵。辛丑和議告成。俄人駐兵奉天。
不允撤退。先生憤然。騰電中外。忼慨力爭。西報互相譯述。以為
中國有人。當此之時。先生名聞天下。願以直言故。數忤權貴。屢
挫折之。先生外維世變。內審國情。身世之感。益悲从中來矣。辛
亥秋。武昌事起。全國騷然。先生不主過激。怒焉重以為憂。會九
月十二日夜。友人密函告起用項城。先生閱畢。嘿然渠就枕。夜
半家人聞呻吟聲。則先生以疾革不能言。明日遂瞑焉。乎是所

謂憂能傷生者非邪。抑其先幾之知邪。余于先生為同年交。旅京過從。相得甚歡。丁未四月。余營葬先妣事畢。反京。遇先生于輪船中。相與言朝政之日非禍至之愈亟。先生洒涕沾衿。余兼痛家國之滄桑。亦不覺泣數行下。維時天風浪浪。若與悲怨聲吞吐相和。海山蒼蒼。亦如變色。有亡窮之恨。遠方羈旅。聚觀驚說。以為若何為者。兩人始飲容退。自是不通音問者數年。而先生竟死矣。戊午。先生弟頌閣以其遺籍。蠲置上海工業學校之圖書館。復寄先生之年譜墓誌來乞傳。余讀之。幽光華閨。亡遺憾矣。弟尚有缺者。辛亥之夏。學部廣徵名流。開教育會。綜核同異。時廢經之說已盛行。先生力持正議。謂讀經關係世道人心。決不可廢。又以高等小學以上男女同校。中國尚非其時。援據內則。侃侃爭辯。眾人非之而不顧。迄于今世。羣經之大誼。孔孟

之微言。先民之禮法。埽地殆盡矣。論者謂有清之亡。于廢經。追思先生之言。能无痛心而疾首。與余故復為之傳。俾后之同志。得以攷鑑焉。

論曰。孟子言是非之心。人皆有之。而莊周則曰。彼亦一是非。此亦一是非。蓋治世之是非公。而一亂世之是非私。而歧右起之心術。因世而異矣。余主工業校。庚戌歲。以事黜某生。某生渠撫拾細故。列報章。醜詆余。先生大恚。移書報館。謂是非宜明。何俱到若是。然不令余知也。烏乎。凡國之否。先兆於無是非。今茲是非尚有存焉者乎。余於先生之歿。所以系嘆歎歎。歷久而不忘者。非僅為一人之私痛而已。痛乎是非之公之遂亡也。

王聘三蘭嬰小傳

蘭嬰有喜根女子也。蘇籍陶姓。歲己酉。年十四。予權闕岳州。其

母携以來為女侍。壬子妻粉婢亡。以充造室。越七年季冬舉一
女。旋連疾。開歲五日歿。年二十有四。自蘭嬰至一二年間。予鞅
掌南北。世局日非。于室家无一日歡。任河南布政使時。繼室聶
夫人適危疾。蘭嬰與粉婢潛割臂肉和藥進。疾良已。媼鄙詫嘆。
于蘭嬰固尤異之。國變之後。一歲中粉婢及其稚女既夭。而聶
夫人亦繼逝。翁望播遷。生理乖絕。蘭嬰食貧安天命。初無戚容。
及丁巳阿瑄死。蘭嬰感予垂老而絕嗣。則大慟。由是持齋禱
佛。冀予終有后。既有身數月。食銳減。勸之緩齋。猷不可。分婉甫
及旬。遂感疾。吐瀉汗驟泄。繼成瘕。厥失知覺。卒以胃藏薄滋。穀
元氣。厥敗致不救。嗟乎。蘭嬰始以稚年廁婢媵。不忍主婦之困
竺。毀及支體。又圖報于予。不恤損口腹之奉。自苦傷生。希福冥
漠。由今思之。雖欲不目之為愚。而可得邪。蘭嬰事予。婉容和順。

其待人雖婢媼罕忤容約己自刻一絲縷必惜服衣不做工肆
至于施惠亡吝情或遇人急難必寢寐輾轉圖有以助之始嘗
延女師課之字訓寓滄后耽閱舊小說積近百種于其中嘉善
事或箴訓輒能記憶有親串至則檢取琅瑯誦述午夜不休聽
者忘倦其母故傭工委之伴護至憤蘭嬰依之婉婉嬉戲恒
若戀乳哺然每有索于予大都以厚于母也女孕十有一月生
三日請名於予曰庚蘭嬰乳十日以病止又三日始催乳媼
猶所自擇者天罰在予十年之間骨肉相保者五人已死其四
今又累蘭嬰死焉于國于家達此百罹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予
哀蘭嬰天性慈善有鸛能之行而早夭為述其所不忍忘者庶
幾其所生女長大識字授而使知之

鄭蘇戡清署理福建巡撫光祿寺卿吳公家傳

吳公諱贊誠字存甫。廬江縣人。咸豐元年。以拔貢朝改知縣。分發廣東。二年。署永安縣。四年。廣東西江賊起。陷州縣數十。婁圍永安。與歸善長樂河原賊合。公練民兵。擊北洋中心壩水口。永坑鷓鴣塘諸寨。皆破之。諭竟追賊。戰于南嶺。三多竹杉園。禽其渠戴開。李來。莽。鄭三等。誅之。七年。補德慶州。時西江艇匪陷梧州。北江賊陳金缸。陷懷集。廣寧。與西江賊合。德慶居西江之中。賊計欲破惠慶。以窺廣州。大吏趣公之官。德慶州臨大河。城毀于賊。無險可扼。同僚危之。勸公辭疾。公不顧。單舸抵州。率守備黃龍弢。千總黃鏞。合兵四千。據古有莫村諸壘。以待賊。八年冬。賊大至。兵少被圍。晝夜力戰。凡三十三日。賊大敗遁。去州屬榮邨人徐日保。徐亞犀等。潛結外賊為變。公先期掩襲。盡獲其。鄙賊失內應。遂不敢犯。麻任順。德縣虎門同知。署惠潮嘉道。同。

治初李世賢竄擾閩粵。公奉檄防剿。賊據嘉應。公以輕騎偏城下。誘賊逐利。伏兵殲之。遂克嘉應。長樂。平遠。鎮平。和平。諸城。乘勝越竟。克福建之武平。永定。詔安。賊平。調天津製造局。補天津道。擢順天府尹。督辦福建船政。光緒三年。詔赴台灣。籌辦防務。台灣右山溪阻。生番時出擾。而番社皆縣絕谿谷間。漢官古无至者。公由恆春入卑南。歷牡丹社。紅土坎。大貓狸。諸險。輿騎不達。絕而上下。其間山谷斗絕。府臨大海。越二大溪。山水驟發。絕糧三日。掘山蘊以濟。時方盛夏。暑晝暴烈。日夜伏毒霧。海風瘴氣。與人相搏。番社來謁。咸受約束。狀吏卒死亡過半。存者皆病。公亦染瘴。僅乃得反。光緒四年。以光祿寺卿署福建巡撫。台灣加祀。宛中老耶雨社抗撫。戕官。九月。再度海攻平之。來自台北。入內山。撫輯諸番。建設壘堡。貫竹塹。彰化。嘉義。以出。台南。內度。

月餘。中風半體不遂。求去不許。久之乃得請。李公鴻章招之天津。設水師李堂。疾發。歸。光緒十年卒。公性介而俠。其犯險赴難。未嘗退讓。幸而獲涕。亦无矜伐之色。在粵嘗為順德縣。順德呼粵東腴縣。大吏以其積勞。故優訓之。公居年餘。不樂求去。上官皆怪且笑。天津海關道者。尤為天下美缺。李公欲奏任公。又固辭。乃已。歸時貧困。諸子儕于寒士。晏狀安之。妃為氏。无出繼室。徐氏子李康。李莊。李恂。咸有操行。女四人。贊曰。咸豐諸寇亂時。天下文宦官吏。尚有守節死誼者。人。以盡職為己分內事。故能平平大難。及拳匪之亂。東南大吏持保竟之誼。雖危而獲安。朕使仕者不知所守。清社之屋。自時始矣。吳公仕未甚達。然勤于任事。不辟艱險。天性然也。國之將亡。上下瓦解。自今思之。世豈復有斯人哉。噫。

陳叔伊楊守敬傳

楊守敬字惺吾。湖北宜都人。同治壬戌舉于鄉。選黃州府儒學教授。官舍與東坡雪堂鄰。自號鄰蘇。光緒初年。隨香山何如璋使日本。時日本維新伊始。唾棄舊學。書所有善本。守敬賤價得之。殆盡。滿載海舶。歸黃州。有屋數十間。充棟焉。久之。日人迺大悔。后四十年。其國岩崎文庫。以日銀十一萬八千圓購歸。安陸氏之書二十萬。馬有奇。歸島田彥楨作。詔宗樓藏。書源流攷。猶述守敬事。以為聊足報復云。守敬治舊地理。早著歷代地理沿革圖。隋書地理志攷證。行世。晚成禹貢本義。水經注要刪。水經注圖。晦明軒稿。以為自來治禹貢者。若胡渭。徐文靖。程瑤田。焦循。成蓉鏡。丁晏。諸家。于黑水。三危。九江。三江之類。往往強為牽合。莫得要歸。寔則雨黑水。雨三危。雨九江。四三江。三